

日本的三大古都，京都、奈良、镰仓，镰仓最特别，它从未当过日本的首都，却有着开天辟地的国家地位。一走出镰仓火车站，就嗅到别样的气息，在一大排自动售票机之上，是触目的大字：“武家的古都·镰仓”。

武家的古都——这短短的几个字后面，多少樯櫓灰飞，多少生灵涂炭！

公元1185年，38岁的武士源赖朝在镰仓建立了幕府，以“征夷大将军”的身份号令天下。从此，京都的天皇成为虚君，一切权力集中到军人梟雄手中。这对他来说，真是梦幻一样的辉煌，回想一路走来的刀光剑影，不能不感叹“刀把子里面出政权”的绝对真理。

回溯到26年前，12岁的源赖朝差点儿死于刀下。1159年，他的父亲源义朝一伙在京都发动“平治之乱”，拘禁了后白河上皇和二条天皇。眼看政变就要成功，却被平清盛为首的另一伙强大的武士集团击败，源义朝一家门几乎被斩尽杀绝，12岁的源赖朝也在该杀之列。没想到平清盛的后妈池禅尼看到眉清目秀的源赖朝，辛辛苦酸地心疼起来：这孩子多像自己早夭的儿子平家盛啊！心疼之下，坚决要求平清盛刀下留人。面对后娘的妇孺之心，平清盛也动了一念之仁，于是把源赖朝发配到伊豆半岛，让他在流落中自生自灭。

平清盛哪里想到，就是这一念之间，打开了自己整个家族的灭亡之门。源赖朝一到伊豆，就勾引上当地豪门伊东佑亲的四女儿八重姬，不久有了个私生子。伊东佑亲气得半死，下令把这个野外孙扔到河里，当然也不会忘记下令劈杀源赖朝。这源赖朝火急之

下，一口气投奔到伊豆的另一个豪门北条时政门下。北条时政根本不知道源赖朝的前科，竟把他收下了。更具喜剧性的是，伊东佑亲也不知道源赖朝跑到北条时政那儿去了，居然还前来提亲，要把八重姬嫁给老对手北条时政的公子。北条时政面对这“修好”之举，也傻呵呵地答应下来。每件事都在向着荒诞剧的方向发展，越来越没有逻辑，源赖朝不知不觉之中又搞上了北条时政的女儿北条政子。一个流放犯混得如此风生水起，谁说不是能耐啊！倒霉的最后是八重姬，她听说源赖朝逃到了北条家，痴心浓浓地来找他，一看他已经和北条政子如胶似漆，一转头奔到儿子被淹死的河边，纵身跳下去，魂断逝水。

就看源赖朝这德行，哪像一个打天下的人？然而反过来想，规矩和原则都是给舞文弄墨的书呆子制定的，丛林社会里，没有底线才是成功的秘诀。源赖朝从本能的就

融会贯通了这一点，26年后，更是彻底实践了这一信念。1180年，他举兵征讨垄断朝政的平清盛家族，历经五年杀伐，终于打垮平家，在镰仓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大本营，执掌日本国政。

走在镰仓的主街上，遥遥的尽头是鹤冈八幡宫。高高的鸟居门、彤红的大殿、浓彩装饰的亭阁……这是源赖朝的守护神社，初建于1180年。短短五年后他打出了自己的天下，于是出现了长篇小说《平家物语》中的一幕：源赖朝的人马到处搜杀平家的族人，“到了文治元年(1185年)之冬，平家的子孙，小至一岁两岁，一个不留，全被搜出杀害，几乎到了破孕妇之腹而验其胎的地步。”唯一例外的是平清盛的嫡长孙六代，1185年也是12岁，比源赖朝12岁时更聪慧清秀。他被允许到高雄山中出家修行，小心翼翼活到三十来岁，源赖朝越来越担心他像自己一样东山再起，还是杀了他。至此，“平家的

镰仓之刀起刀落

■梁永安



《平家物语》

镰仓到处可见绣球，尤其是每年五六月间，山道两旁开满了宝蓝色的团花。

子孙永远断绝了”。

难道武家政治的法宝就是铁心石肠？从1185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，到足利氏的室町幕府，再到德川家康的江户幕府，最后到1867年德川庆喜“大政奉还”，前后长达682年。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长的军人执政历史，这能不能归因于日本武士的冰冷无情、刀剑所到之处有绝对的镇压力呢？

远非如此简单。武士也是人，而且是颇有艺术人文教养的人。武士必须学会用“世界上最短的诗”——俳句来表达最丰富的内心。出征打仗，每天要把自己梳洗得眉目清秀，死也要死得干干净净。更惊人的是，砍了敌人的头，带回自己的家，要洗得一尘不染，仔细化上妆，以表示对敌手的敬意。这样的武士，会没有感情吗？

于是有这样一出悲情满满的大戏：1185年3月坛浦大战，平家彻底溃败，领头人、平清盛的儿子平宗盛被捉到京都游街示众，然后押送到镰仓源赖朝的大殿里。胜利者源赖朝放下一道帘子，隔着一个庭院，与平宗盛相对而坐。此时的他全无踌躇满志的得意，而是掏心掏肺地说：“我对你们平家别有成见，更没有恨意。当年若不是你父亲平清盛的同意，你后妈池禅尼再怎么劝说，我也保不了命。死刑改成了流放，这全是你爸爸的恩德啊！然而你们平家成了朝廷的敌人，法皇让我打你

们，不得不遵命。天下是天子的天下，我怎么能抗旨呢？真是没办法。今天我还能见最后一面，我这么多年的心愿，总算实现了。”

这番话说得好苍茫，座下有的人哭出声来。这绝不可能是一场表演。最好的佐证是池禅尼娘家人的命运：不但一个没死，还有两个被源赖朝任命为幕府的大官。源赖朝真是那个感恩图报的角色，那是不是连平宗盛也别杀了？那可不行，一番话说得有情有义，但斩草除根的武家原则还不得不不折不扣地贯彻。见面后，平宗盛很快就被押送着离开镰仓，在靠近京都的近江国筱原驿站被砍了头，“原以为头颅会落在背后，却滚到前面去了”。这才是武士精神的真髓：虽也有恻隐之心，却不能有一丝恻隐之举。不要命与夺人命是人生的常态，耐其难耐，忍其难忍才能生存。

离开八幡宫，乘大巴来到净土宗寺院高德院，这里有举世闻名的镰仓大佛。高德院始建于1238年，13米多高的大佛起初端坐在宏伟的佛殿里。1333年，镰仓幕府倒台。1498年，大佛殿被一场海啸冲毁，大佛从此耸立晴雨中，成为一座不毁不朽的“永恒之佛”。在武家政治的中心，看到大佛悲怜的目光，别有一番深深的感慨。平家一族为佑护自己的命运，在京都建造33间堂，敬置1001尊千手观音雕像，终究也没能福运长久。镰仓的源氏幕府建高德院，也未能保住后人的长久执政，仅仅传至三代而亡。践踏仁义的成功终究是短暂的，《平家物语》开篇说：“骄奢者不得恒远，仿佛春宵一梦；跋扈者终遭湮灭，恰如风前微尘。”这是对历史最朴素的归纳，也是行走镰仓最深切的心情。

赵学敏与《本草纲目拾遗》

■王东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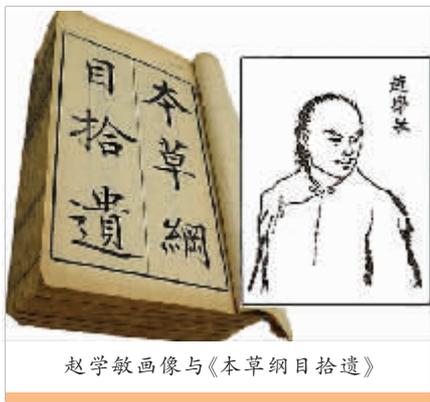
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(简称《纲目》)虽被誉为“集本草之大成者，无过于此矣”，然该书尚存错误和遗漏。为使《本草纲目》趋于完善，清代著名医学家赵学敏曾撰辑一部更正和补遗《纲目》的力作——《本草纲目拾遗》(简称《拾遗》)。

赵学敏(约1719—1805年)字依吉，号恕轩，浙江钱塘(杭州)人。其父为福建尤溪县知县，知儒而善医，晚年方得赵学敏、赵学楷二子。赵父本想让学敏业儒应举、步入仕途，学楷攻习岐黄、事医济民，因而在其尤溪任所内专辟药园，名“养素园”，内藏古今医籍，并载多种药材。但学敏无意功名，弃儒学医，将毕生精力移注岐黄。

赵学敏自幼嗜书，“凡星、历、医、卜、方技诸学，间亦涉猎之，意有所得，即欣欣忘倦。”因惧父母禁阻，“常篝灯帷中，藏书夜观”。长期刻苦研读，致其双目患疾，几近失明，后经近半年自疗而方愈。

赵学敏读书，常自拟计划和选题，随时搜集和积累资料，并分门别类装订成册，故每读一书即成一册，以供日后参阅。几十年后，竟达“累累千卷”。他撰写的《医林集腋》《祝由录验》等，均据所集之资料而成。

赵学敏读书涉猎广博。仅撰《拾遗》，即参阅历史文献和民间资料六百



赵学敏画像与《本草纲目拾遗》

余种。《纲目》共52卷，载药1892种，李时珍引据古代医家书目227种，引据经史百家书目440种。《拾遗》仅对《纲目》补充和续编，竟引据古代医家书目282种，引据经史百家342种，其中仅10%是李时珍曾引用的。

《拾遗》依据《纲目》体例，分为水、火、土、金、石、草、木、藤、花、果、蔬、器用、禽、兽、鳞、介、虫、谷等十八部；比《纲目》增“花”“藤”两部。该书将《纲目》中已记载或虽经药用但未详录效用者，均给予补入；凡《纲目》未载的，则为之增加。并对《纲目》提出许多补充意见和疑义。如在序言中说：“石斛一也，今产霍山者则形小而味

甘；白术一也，今出于潜者则根斑而力大，此皆近所变产，此而不书，过时罔识”；在凡例中说：“贝母不分川象，大枣不分南北，以致功用相岐，传误非浅”。说明他发现许多药物是同物而异种。为了纠正《纲目》的误记或疏漏，赵学敏在书首列“正误”一篇，内容都是针对李时珍的误漏而加以研讨补充。

编写该书过程中，赵学敏对药物的选录十分慎重，凡载一药“必审其确验，方载入，并附其名以传信，若稍涉疑义，即弃勿登……宁蹈缺略之讥，不为轻信所误”。对古医书所载药物和民间医家经验之谈，他从不轻信，须经亲自种植和实验，方决定是否载入，“否则宁从其略，不敢教世也”。

当时中外交通发达，西洋医学知识渐传中国，《拾遗》也介绍了相关医药资料。他第一次将西洋参、西国米、阿迷酒、金鸡勒、吕宋果等药物载入中国本草书籍，介绍西洋药露达数十种，如金银露、薄荷露、玫瑰露、佛手露、香露露、桂花露等，称药露为“凡物之有质者，皆可取露……，其法始于大西洋，传入中国，大则用瓶，小则用壶，皆可蒸取”。对西方的制剂，该书亦有记载，如强水、刀创刀(碘酒)、冲鼻水(阿莫尼亚液)、奇功石(奎宁)等，同时介绍这些药物的制作方法。在生理、病理方面，赵

学敏独具见解，如《卷五》香草条曰：“不特除头外之病，并稗头之内司，盖人之记舍在脑故也”，介绍了脑髓的作用；又如《卷六》椴树皮条曰：“幼儿息症，由于胎中得者，此因皮开裂，肠入肾囊，疼痛难忍，亦能戕命”，阐述了疝气的解剖病理。这些都是以前中国药学著作未曾阐明的，故有人称赵学敏为沟通中西医学之第一人。

《拾遗》约成书于乾隆三十年(1765年)，当时并未刊行。赵学敏于其后三十多年中不断加以增补和修改，直至赵氏逝世后才得刻印。《拾遗》全书十卷，共收载药物921种，其中《纲目》未收载的药物达716种。

赵学敏一生著述颇多。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，他已初步完成各种著作的编写工作，定名为《利济十二种》，即《医林集腋》16卷，《养素园传信方》6卷，《祝由录验》4卷，《囊露集》4卷，《串雅》内编、外编各4卷，《升降秘要》2卷，《药性玄解》4卷，《奇药备考》6卷，《本草纲目拾遗》10卷，《本草话》32卷，《花药小名录》4卷，《摄生闲览》4卷，共计100卷。可惜流传于世者，仅《本草纲目拾遗》和《串雅》内、外编两部。当然，赵氏著作对后世贡献最大的，当属《本草纲目拾遗》。

赵学敏是继李时珍以后总结明、清时代药物学的巨匠。他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被后人列为中国本草学发展史上六大代表作之一，与《神农本草经》《神农本草经集注》《唐·新修本草》《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《本草纲目》齐肩，为中国药物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。